

Vob. 62

45 67/5

中山区文史资料

· 内部资料 ·

I

198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连市中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大连市中山广场.....	(2)
满铁见闻杂忆.....	(5)
回忆参加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五师锦州阵前起义.....	(7)
编者的话.....	(13)



1967/25

2817

1989

大 连 中 山 广 场

董振光 三 柳

中山广场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东端，面积约三万平方米。中山广场的平面布局是由四层圆环组成的。即由中心圆环直径十八米的小喷水池，第二个圆环扇形放射状的花坛，第三个圆环十二个扇形的树丛地，和第四个圆环上的十大建筑及其附属景物所组成的圆心街心广场。十条路街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十幢建筑物的造型，风格各有其特色，呈现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流派的建筑形式。

早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五月七日在彼得堡又签订了《旅大租地续约》。根据《续约》规定，中东铁路支线终点确定为旅顺口及大连湾，不得展至别处。沙俄把旅顺口和大连湾作为它在远东的一个海军基地和对中国侵略的桥头堡。一八九九年沙俄宣布了筹建达尔尼（ДАЛНИЙ）市。据文献记载，最初选大连湾（又名柳树屯）为筑港地，于其附近辟为市区。后来又改在黑嘴子修建商港码头，于是把码头与东西青泥洼之间一带规划为市区。其市区布局盖取法于改建后的近代巴黎。都市的中心点非只一处而有多处，以放射线状与对角线状的街道相互连络，各街道交接处作成半圆形、八角形、矩形等状。

沙俄建市的整个布局，中山广场为诸广场的中心，而且面积最

大。此广场乃以沙俄皇之名命为“尼古拉大广场”。在当时，并把广场连接海港的大街称为“莫斯科大街”（今斯大林路），另外把港湾桥通往火车站的路街命名为“基辅大街”（现长江路东段）。在当时，广场外围虽然设计了十幢建筑的基地，但沙俄仅仅完成了一所哥特式的尖塔大楼（现省外贸局），其它九处在俄占时期一直为空白。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以俄军失败而告终。于一九〇五年九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把旅大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殖民统治者在旅大地区设置了殖民地管理区划“关东州”，作为向我国东北扩张侵略基地。日本占领后便以大连湾之名为市名。以中山广场为中心，在沙俄徒有规划形同废墟的基础上继续修建广场。去掉了“尼古拉”之号，更名为“大广场”。到了一九三一年，在这十四年间，又先后完成了广场的基础，修筑了以广场为中心的马路，兴建了周围的楼房，铺设了通过广场的有轨电车轨道，又完成了八所大型建筑。即：在尖塔大楼（现省外贸局、日据时期警察署）左侧的朝鲜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再左的递信局（现大连市邮局），邮局之左的正金银行（现中国银行大连分行）。尖塔大楼之右侧为英国驻大连领事馆（现六一幼儿园），再右为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旅馆之右就是当时的市政府（日语称政府为“役所”、现财贸大楼），市政府之右为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现东大楼、少年宫），再右则为中国银行（现教育局）。中国银行与正金银行之间为未经使用的建筑场地。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在这里修建了人民文化俱乐部。

这十大建筑高低错落，姿态各异，的确是建筑艺术珍品；但其

中九幢是建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物。作为历史遗物，我们就要从历史上使的情况来看问题：日据时期长期被作为警察署使用的尖塔大楼，据说沙俄原设计为教堂，由它演变而来的尖塔大楼是当时的民政署和“市役所”。这是殖民当局首先需要的专政机关。银行是帝国主义操纵中国财政的金融机构，这里就有三家，占建筑总数的三分之一。递信局是殖民当局管理信息的神经中枢。其余三所领事馆、拓殖公司和高级旅社，不言而喻是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们精巧、典雅的艺术形式，却掩盖着驻在机构职能的罪恶本质；在效果方面也不难看出是殖民当局企图用宏伟坚实的外观来向中国人民炫耀，使游览者欣赏和惊叹他们的管理能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二十二日苏军进驻旅大地区。“大广场”也随着祖国的光复、大连的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把“大广场”改名为中山广场。大连市区东西主轴干道中山路、政区的中山区，它们的得名都是从中山广场派生出来的。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曾在中山广场树立一块“九三纪念碑”。一九五零年在广场中央修建了养鱼池。一九七四年交通部门拆除了电车轨道，敷筑沥青混凝土路面，使环路更加宽阔平坦。一九八四年园林部门改建了广场中心的养鱼池，安装了具有灯光效果的、音乐节拍式的喷泉装置，使中山广场更加绚丽多彩。

一九八六年三月

满铁见闻杂忆

尚 允 川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工具。它象一把尖刀插入了我国辽宁省的心脏地带和吉林省的西部要冲。笔者的故乡是在辽南地区，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满铁沿线东侧不远的一个县镇。当时正是本世纪之初和三十年代，辽、吉等大部地区还很少看到汽车。在这样工业、交通很落后的地方，却有先进的、蒸汽机带动的长列火车载着旅客在奔驰，人们的确感到新奇。当时笔者年幼无知，对于日本侵略者用这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掠夺我国人民血汗凝成的财富的行为是没有激起仇恨，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登上火车，漫游祖国大地。

政治上这样幼稚无知，听到长辈们下述一番话，才有所醒悟。他们说：

这条南满铁路原来是俄国人修的，后来又给日本人抢去了。当时清朝政府非常腐败无能，眼看着日俄两国在我国领土上争夺霸权却无能赶走它们。日俄战争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啊！他们烧杀淫掠，致使田园被毁，多少人流离失所，死于沟壑。你们哪里知道这条铁路是一条吸血管，把中国人民的血汗、财富吸得干干净净。火车站更是日本人聚居的地方，是一块是非之地，中国人到那里去动不动就会挨打，可不能轻易到那里去啊！这番话使我向往已

久的要进火车站看看和乘坐火车的想法顿时变成了恐怖，也激起了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

后来我又听老师们讲了有关满铁的故事：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失败了。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为了独占我国东北，联合法、德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并让中国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为代价赎回。俄国人的用心是路人皆知的。继之，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五月七日又在彼得堡签订了《旅大租地续约》，确定了中东铁路南满洲支线终点为旅大。这就是南满洲铁道的由来。

老师们还讲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失败而结束。于一九零五年九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竟将我国领土旅大转让给日本，从此划分了以长春为分界的日俄两国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长春以南的铁路线就转到日本垄断资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手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东北经济的大动脉。那一系列一的火车把我国东北的大豆、小麦和煤炭就这样地源源不断地运往东洋。长辈的谈话，老师的教诲，才使我对满铁有了一些认识。

后来由于外出求学、谋生，曾多次乘坐这条路线上的列车，也多次目见了日本鬼子欺压中国老百姓的情景：有一次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乘车到鞍山去治病。由于初次坐火车，又不识字，坐过了站，竟被查票人拳打脚踢，带拖带掙地带到另一节车厢里去处理。同车人都侧目而视，敢怒不敢言。又有一次一位妇女手拎着一小袋

粮食，还挟着一筐鸡蛋，说是走亲戚。被一个日本鬼子看见，硬说是走私大米的“经济犯”，还没有到目的地就被拖下车站，声言要送她到“小衙门”派出所。因为在当时是不准中国人吃大米的。还有所谓“不卫生”被拖出车厢的。到了四十年代又出现了新花样，把三等车分为两种，实行种族隔离。挨着二等车厢挂一两节所谓“服装整洁车厢”，专供日本人乘坐，不准中国人进入。在祖国大地上，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欺压、凌辱中国人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

回忆参加国民党 暂编第五十五师锦州阵前起义

鹿 赫 中

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五师是一九四八年春在辽宁省锦州市组建的，直属第六兵团司令部。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孙渡调任他的参谋长安守仁少将为师长。这个师的主要干部，除了第二团团长霍亨廷随同原保安第四支队编入的以外，其余高、中级干部有：副师长梁炳芳、参谋长梁尔昌、第一团团长周宇宽、第三团团长杨应琦、副团长王鉴、步兵营长张启宇、炮兵营长邓大松、辎重兵营长庞卫国（即鹿赫中）以及师部各机关主管官等，都是从第六兵团、原属安

守仁的部下调任的。他们都是中央军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对打内战有反感。就我个人来说，原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七·七事变”后，为挽救国家危亡，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先后曾在中央军校、炮兵专科学校和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积功荣获“陆海空军一级奖章”和“干城一级奖章”。光复后不愿打内战，在被派赴青岛出差期间，曾以回大学完成学业为由，提出请长假（国民党军队不准辞职），并派我二侄庞礼到锦州接家属回北平；但未获批准，不得已回锦州归队。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事节节失利，东北战场仅有锦州、沈阳、长春三个据点，铁路线经常被解放军切断。加之败局已成，很难挽回。形势促使我的思想加速突变。很想找到当时在东北解放区工作的二侄庞礼，请他作为我投奔解放军的引荐人。可是茫茫东北大地，何处去寻。一九四八年底，我回到北平，适逢庞礼因病请假回家医疗。他对我说，他在东北解放军文工团工作，也想找我策动部队起义，因打听不到我的驻地，未得成功。

暂编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东北讲武堂和陆军大学毕业，是一位作风正派、勤学敏思的少壮派将领，在六年抗战中，担任部队参谋长，运筹帷幄，著有战功。他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进取精神，曾阅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如《资本论》、《大众哲学》等。交往的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倡导军队民主化运动，写过一本《军队民主化》小册子，对国民党军队提出改革意见，组织所属学习和试行，因此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中级军官。他作为一支起义部队的领导者，能够成功地发动一场阵前起义，不是偶然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中央嫡系范汉杰中将被任命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主任，接替属于滇军系统的第六兵团司令孙渡在锦州的最高军事指挥责任。孙渡调任热河省主席。此后，暂编五十五师编入新编第八军建制。由于这个师与范汉杰和新八军军长沈向奎均无亲缘关系，原来的靠山又调走了。因此遭到歧视，兵源、武器、装备都得不到补充。听说范汉杰曾要撤换安守仁的师长职务，后经孙渡求国民党要人力保，才得维持下来。这也是暂编五十五师决心背叛国民党、投靠人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暂编五十五师原驻在锦州市松山镇整训。一九四八年十月初解放军包围锦州，八日我奉命率领辎重兵营附一个步兵营调到锦州飞机场，接替九十三军暂编第十八师守备飞机场的任务。这时飞机场已是一片死寂景象。由于解放军炮兵部队攻占附近山头，炮兵射程完全控制飞机场，飞机不能降落。沈阳的援军，空运不足一个师，便被迫停运了。在不远的紫金山上对战的炮声，清晰可闻，夜间火光照射的满天通红，此时战事已经接近锦州城区了。

当前的战事越吃越紧，锦州指挥所发出的“胜利战报”越多。不是说沈阳方面已派廖耀湘兵团出彰武向锦州挺进，节节得胜；便是说从壶芦岛登陆的援军，猛攻塔山，极为得手，锦西已闻炮声。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再支持几天，南北援军即可到达，经内外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定可聚而歼之。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远水不救近火。否则为何炮声越来越近，防线日益缩短。十月十三日暂编五十五师调进锦州城内火车站以东、靠近第六兵团部附近地区，作为兵团预备队，一部占领附近街道地堡工事。辎重兵营驻在师指挥所吉庆街六号附近。这时才从兵

站领到一批武器弹药，分发各团，并担任师指挥所的警卫任务。

十月十四日下午，解放军开始向锦州以北阵地发动攻击，黄昏后战事益趋激烈。这时师部传令兵急促地向辎重兵营营部跑来，通知我立即到师指挥所参加紧急会议，我随即跟他到师指挥所，走进掩蔽部内，在火油灯光下影影绰绰看到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条会议桌周围，有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和几位团、营长以及师部机关主管官等。安守仁师长首先发言，大意说，我们师多方受排挤、歧视，无论战事胜败，均无前途。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将主阵地丢失了，卢濬泉（按系新升任的第六兵团司令，原九十三军军长）竟命令我师去恢复，替他们火中取栗，徒然送死。刚才第六兵团部唐世钧参谋跑来告诉我说，各方援军已无希望，范汉杰准备突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商量怎么办？副师长梁炳芳接着说，看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与其作垂死挣扎，不如效法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接受整编。只有投奔解放军，才是出路。我们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又不属于滇军系统，早晚要被淘汰，何必跟着国民党陪葬？安师长补充说，我们准备向解放军提出三项要求：一是保留官兵私有财物；二是战争结束后准予接家属随同行动；三是保持部队原建制，集体整编。大家听后一致表示赞同，情愿跟随师长行动，没有异议。安师长当即正式宣布部队起义，着由梁尔昌即速派出军使，与当面的解放军取得联系，进行谈判。为了表示起义的诚意，避免无谓的牺牲，传令第一线部队立即将人员武器掩蔽起来，并以喊话、旗号等各种通讯手段通报解放军，听候移交防地。安师长还补充说一句，这不是投降。以后大家就散会返回各自的部队去了。在我离开时，安师长叮嘱我要注意师指挥所周围警卫，并说，

如有解放军代表前来，立即请来见我。

事后得知，梁尔昌参谋长迅速派人送信给解放军，通报“本师已决定起义，请派员前来联络。”又及时得到解放军六纵十七师的答复：“我们欢迎你们起义，现派××连长前来联络。”这位连长是在暂编五十五师派去送信的联络军官的带领下，率领一个连，乘夜暗穿过国民党部队的阵地间隙，进入暂编五十五师防区的。安守仁师长还派梁炳芳副师长和梁尔昌参谋长前往解放军十七师，会见他们的领导人，协商全面移交防地等事宜。

我从师指挥所出来，回到辎重兵营营部后，立即召集副营长李立成、驮马连长、两位运输连长和汽车排长以及营部副官、军需等前来开会，传达师指挥所会议内容，他们对部队起义都表示拥护。我命令他们逐级向下面传达，并注意异动现象，在各自的防地加强戒备，有情况随时报告。要求全营官兵检点武器、弹药、马匹、装备，做好出发准备。我的位置在营部，或者在师指挥所，与师部搜索排取得密切联系。

十五日拂晓，师部搜索排排长安仲芳带领一位解放军干部到师指挥所会见安师长，我正在附近巡查。时间不太长，安师长率领安仲芳及少数警卫人员，随那位解放军干部，从师指挥所走出来，行色匆匆。没有来得及请示，我即意识到是谈判成功，接着就要交接阵地，脱离战线，向指定地点集中。当即命令传令迅速通知副营长，带领全营官兵跟上来。

这时暂编五十五师的防区虽然没有战事，但是邻接地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地堡的火舌交叉射击，好象发现我们部队外撤，用炮火阻击。我营的官兵全然不顾，利用地势，沿着炮弹炸坏的残

垣断壁潜行，冒着国民党军发的炮火，断断续续一个跟一个地走出战区。有时为了躲避机枪的射击，还要暂停隐蔽。费了很长的时间，才通过一块林区（好象是苗圃），到达距离并不太远的解放军指挥所（记得似乎是铁路局的房子）。安师长先我到达，时间也不长。我跟随他走进指挥所办公室，会见一位解放军领导人。安师长向他简要叙述了起义经过，并提出原定的三项要求。那位解放军首长对暂编五十五师阵前起义表示赞许，并对所提要求做了回答。他认为前两条即保留私有财物和照顾安置家属没有问题；对第三条保持部队原建制集体改编不能决定。谈话以后，我们继续出发，全军官兵在少数解放军带领下，行军大半天，傍晚到达村落宿营地（地名听说叫上七台），解放军以大米饭和牛肉罐头招待起义官兵。至此暂编五十五师举行阵前起义的全过程宣告终结。

在行军途中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辎重兵营运输第一连连长石汉武，是我原在第六兵团部担任直属骑兵连长时的一名排长，行伍出身，性情卤莽。漠然走到我跟前，小声对我说：报告营长，解放军带领我们的没有几个人，我们下了他们的枪，归还大队吧。我一听火冒三丈，非常气愤，但又不能当面发作，因为他手下还有三个排，一百多官兵，闹僵了不好处理。只好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这可不！你不是听我开会传达，我们师已经起义了。上午我随同师长见到解放军领导人，他对我们阵前起义表示欢迎，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决不能反悔。我们在国民党手下，处处受压，有何前途？现在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要求你一如既往，念多年袍泽情谊，一定要遵守军纪，与我同患难，共死生。他有所觉悟，唯唯称是归队。以后我又找这个连的三名排长谈话，讲解起义的正义性，才统

一了干部思想，稳定了部队，顺利地到达宿营地。

总的说来，暂编五十五师这次阵前起义，虽然是仓促发动，缺乏充分准备，没有来得及对国民党实行反戈一击，又由于起义后没有保持原建制，集体整编，官兵分散四方，以后分头参加革命工作；因此未再能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在解放战争中发生更大的作用。但是该师在解放军对锦州市中心区开始发动进攻时的关键时刻，背叛国民党，抗拒执行反击解放军的乱命，毅然举行阵前起义，弃暗投明，有利于解放军打开突破口，摧毁锦州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加速了锦州解放的进程，从而减轻了军民的伤亡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

编 者 的 话

借《中山区文史资料》（一）与读者见面，略述刊行缘起。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扼京津门户。这里在近代史上曾是觊觎我国的几个帝国主义窃窥的窗口：先后有英舰的偷袭测绘，日寇的甲午入侵，沙俄的强租，日俄的争霸，美帝的插足。清末政治腐败，先有戊戌变法，终于爆发辛亥革命。大批遗老、买办、民国军阀、失意政客，亦多麀集于此。另一方面由于都市的兴起，建港筑路，鲁冀等省破产农民流入本地沦为苦力，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从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因此这个地区的近代史料素材是丰富

多彩的。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老人，都日益垂老和凋谢，如不及时组织撰写，珍贵的史料行将亡佚。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四化任务需要，抢救史料，就是本刊的宗旨。

本刊欢迎具有“三亲”经历的老同志踊跃撰稿；本刊发表文章，欢迎各级政协主办的刊物转载。由于编辑水平和人手所限，错误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